

商場悍將文壇高手

雙料奇才許希哲

(彩色圖照刊第六頁)

● 陳邦夔

一九六〇年，許希哲以二十五歲的英年，憑自己的機緣智慧，在菲律賓造就了文名和商譽，聲滿遐邇；「二戰」以後，「菲化案」層出不窮，名為排外，實為排華，（菲國的外僑，百分之九十五為華僑。）無所不用其極地肆虐華人。他年輕氣盛，憤而離開這個新興而墮落的島國。

在一九四〇年代末，那時他的故鄉閩南晉江已為紅朝所統治，放眼自由祖國的台灣，與家鄉系出同源、血濃於水，隔海相望，一切風尚習俗，皆與家鄉無異，來台等於返國，乃毅然攜帶所有投入祖國懷抱。

既決心終老寶島，旋置寓所於台北市廈門街，那時為該區罕有購用冷氣、冰箱者。一九六〇年代初，以青年商人、華僑作家的姿態，在台奔馳活躍；確曾在商界

、文藝圈，起了大小不斷的漣漪。

許希哲素具宿慧，經商維生，未及壯年，即見斬獲；而愛好文藝，功力亦匪淺——因緣際會，與當年文壇四才子——魏希文、穆中南、鍾雷、王藍，義結金蘭。其在創作方面，質量俱佳，文彩綺麗，直如夏夜繁星，既多且亮，令人羨煞妒煞。

說「天道惡全」，未必全是；看許君青年得志，不但經商創作頗有可看，且其人長得如「玉樹臨風」；高高的個子、大大的眼睛，說他很像當年的青衣祭酒梅蘭芳；筆者於抗戰勝利後，曾在上海與梅博士有一面之緣……確有幾許神似。最難得的是他在務商、寫作之餘，生性仗義疏財，濟人之急，優而為之……許多場合，自是大受異性青睞，然許君卻有「國士好色而不淫」的風範。其交接受對，拿捏

分寸，即是周旋於脂粉群中，也從不及亂；圈內圈外，許為難得，並戲稱其為「儒商」。十二歲起「家庭革命」，已見不凡；在風浪中奮戰不懈，贏多輸少，所以說「天道」未必「惡全」。

十二歲迷戀小花旦

許希哲於一九三六年出生於福建晉江東石井林村，祖父及父親皆遠赴菲律賓經商。三代單傳，從小與祖母和母親相依為命。童年時代，就讀家鄉「桂林中心小學」。他聰穎早熟，十一歲就暗戀鄰居女孩，十二歲迷戀村間跑野台戲的小花旦，迷得他魂不守舍，迷得跟著戲班一村一里跑，輾轉經月不歸……中途輟學。後改讀安海鎮「謙德小學」。又因追求女同學，給她寫情書，抄一些舊說部陳腔濫調的形容

中詞——諸如「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」之類的句子，讚美他心目中的仙女，那時風氣未開，小小年紀，竟然如此「好色」，簡直膽大包天，在學校、在村中，都是足以引起議論紛紛的事件……終被校方退學。

一九四八年，音訊斷絕的菲律賓，已恢復交通，許希哲奉父命隻身遠渡重洋，千里會父，時年一十二。依他這種跳脫世俗的性格，而且其父亦風聞此子在家鄉的放蕩記錄；乃急欲嚴加管教，動輒夏楚加身；上下兩代，個性迥異，價值觀懸殊，代溝日深；而許希哲宿慧早熟，竟於與其父團聚未及一年，即決定在人生地疏、舉目無親、語言不通的異域，離家出走。據其自述，他離家流浪，不是生氣其父嚴厲的管教，而是為了要做他自己；用現在流行時髦的說法，這是他的人格特質使然。

以十三歲不足的年紀，想在人生地疏的異國，自謀生活，談何容易？但他早熟，十歲以後，一知半解地閱讀了不少舊本歷史小說，當時離家的心情，大有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的悲壯；即使千困萬難，竟絕不回頭，且全力向前……不意竟發揮了奇蹟似的潛力，數年之間，越過層層的阻

礙，在顛沛中奮發求進，為了生活，他輾轉流徙，打過零工、睡過殯儀館、做過店員、司機、教會助理、譯員（國語與閩南語互譯）、學校教師、編輯、記者、圖書館管理員。而工餘，在二十歲之前，可說從不休閒、玩樂。甚至減少睡眠，盡量爭取一切可能的時間，努力自修。至一九五四年，終能以同等學歷，考上了菲律賓知名的「雷伊泰學院」(LEYTE COLLEGES)直到畢業。當年的伊美黨還教過他的英文，伊美黨就是後來統治菲律賓二十餘年的馬可仕總統夫人。

十五六歲投稿寫稿

在許希哲奮鬥不懈，求知成癡的過程中，以十五、六歲的少年，就開始在菲律賓各中文報刊投稿、撰稿，而且各種不同類型的文章都敢寫，無論散文、雜文、小說、劇本；幾乎每日都有作品見報，可謂多產，在當時的菲律賓僑社，無出其右者，說他才華橫溢、意氣風發，也不怎麼誇張。

在離家出走的近十年間，他廢寢忘餐、力學苦學，即使經商日漸有成，也從不懈怠。商餘勤讀多寫，夜以繼日，不見倦

容……二十歲以後任「馬尼拉業餘劇藝社」祕書長，多年為該社協辦主持「暑期華僑文藝講習班」，曾從自由祖國邀請名教授如衛挺生、任泰、王平陵、高啟奎等及香港「新聞天地」發行人卜少夫赴菲講授、推廣中國文化；名噪一時，功在僑社。

一九五六年在北呂宋，「嘉牙那」省「華僑啟智中學」演出當代名劇作家曹禺編著的「雷雨」，飾演劇中主角周樸園，當時僑界名人蘇子、名商沈丁蘭及丁珊博士，特搭乘飛機，從六百公里外的馬尼拉前往觀賞，又曾率劇團至北呂宋「沃渥社」公演著名導演彭行才所撰編的「僑鄉吟」，宣慰僑胞。這些雖都只是點滴，但卻足轟動華僑社會的事蹟。

一九六一年，也就是許希哲回國的第二年，與宜蘭名媛胡秀美小姐結婚，由東方博士和謝冰瑩教授分任介紹人、政商界藝壇名流胡適之博士、蔣夢麟先生、蔣經國主任、菲華僑領袖蘇子、蔡景福；影劇界紅星張茜茜、張方霞、李影、井淼、黃宗迅、張仲文、李冠章、魏平澳、藍璐等俱往道賀，且由魏平澳主持，眾紅星自動登台演唱助興，可謂風光一時。

一九六二年受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」團主任蔣經國召見，暢談菲華僑界概況，許希哲應對得體；次年即受聘指導該團夏令文藝營，同年又應台灣省政府主席黃杰邀請，文藝界當代精英孫如陵、聶華苓、王藍、馮放民、郭嗣汾、后希鏗、高陽、章君毅、墨人、余光中、王臨泰等，交換現階段文藝之走向，其間以許希哲年齡最小，而達公——（黃杰主席別號達雲）——飽覽詩書又善書法，算得上是文人儒將，年紀也最長，一老一小，妙語如珠，一時在藝文界傳為美談。

父教綦嚴侍親至孝

許希哲常說，做人的價值，可分五等：「一等人為人需要。二等人得人尊敬。三等人讓人愛。四等人使人怕。五等人令人厭惡。餘者尚多，則不入流；與傳統的，聖、智、賢、愚、不肖。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；又許希哲天性率真，有話就說，什麼稗官野史、文學政治、市井清議、有色笑話，常見他侃侃而談，無所忌諱。為人排難解紛，亦復如是；固然多有激賞，但也常為人忌，似乎歲月未增其世故，天性使然也。

他少小離家，隻身往菲律賓賓與父親相會，因認為其父管教，過於嚴厲，如繼續依親，只能照父親的標準、條件過日子；那會完全喪失自己。他為了要做自己，乃毅然離家出走，決定自己設法謀生，自立自強，後來果然闖出一片天。

紅塵萬丈，世事滄桑，十餘年後，其父經商失敗，復罹患肝硬化，一九六九年，其父親病重異國，乃專誠奉接來台灣就醫；住「宏恩醫院」，前後近三年，親侍湯藥，未嘗廢離。病情轉劇時，伴在榻前忍聽呻吟，焦慮萬狀，赤子孝心，表露無遺。延至一九七一年其父病逝，以許希哲當時的人際關係，其父身後哀榮，自不待言。值得一提的是他於父喪時，曾有「靈前細訴」一文，凡五萬言，讀來迴腸盪氣，感人肺腑，而令人議論的，是他自撰輓父對聯，竟依舊不改率真本色；上聯為「方正有餘，一生儒學是崇；不求甚解。」下聯為「圓通欠足，半世課子以嚴；未得其法。」三十多年前，守舊之風尚緊，如此挑戰傳統的輓父聯，見者不禁愕然。

替蘇子監造情人廟

當年名噪一時的旅菲僑領蘇子，與許

君相交也深。許希哲在他負責主持監造轟動海內外的「照明宮」（即俗稱的「情人廟」），闢出毗鄰的一塊土地，讓蘇子建了一幢別墅；他自稱是「大帥府」（「大帥」是藝文、商、學界替蘇子取的諱名）。「大帥」有許多偏好，其中之一是男的朋友多送專製有「帥」字的領帶，女的朋友則送鑲有「帥」字的項鍊。連他別墅外的欄杆，也有「帥」字圖案構成，因「大帥」習性好飲，喜愛熱鬧，固朝野人士，結交甚廣；亦雅好京戲，也曾粉墨登台，並常在別墅邀請國劇界好友，歡聚清唱，笙歌娓娓，與會皆樂。

一九八五年，「大帥」以癌症病逝台北，身後事，從喪禮、祭奠、追悼會以至運棺回菲……種種繁複的工作，幾全由許希哲包辦。治喪期間，他曾有數晝夜未曾闔眼的紀錄；真是一生一死乃見交情。

「大帥」逝世十週年，許君曾在「世界論壇報」上，闢兩全版，為其出紀念特刊；回首前塵成往事，心情依然起伏澎湃，難以抑制，乃與故友之子女，寫了一封感慨良多的信，洋洋萬言，藉傾積愫。在世故交舊友讀之，無不動容；其中有一小段……「你父親是大亨華僑，很多人千方

百計要他投資合作經商，而我卻都婉拒了你父親自動、主動投資在我的任何生意上，因為我耽心有了生意的利害關係以後，反而容易傷害友誼。以人類貪心的本性論，能不想沾大亨資力宏厚的光，是很不容易的，而我卻做到了，我常以此自豪，覺得我的書沒有白讀……」且看另外一段，

更見精闢入裏：「人類如果吃不飽、穿不暖、沒有基本的自由，則痛苦大概差不多。但有了這三樣基本須要之後，快樂與幸福的標準，是各不相同的。而真正的快樂，是來自自己的心中，豐衣、足食、有了自由的人們，快樂不快樂？可以說都是『心結』問題，心中有『結』，需要自解，如果不能自解，上帝也幫不上忙！佛教已

經流傳二千五百年，當然有很多很有價值的人生道理，其中有一條最容易懂的道理，就是……所謂『隨緣消業』……說實在話，我這樣不如你父親甚遠，無論英文、華文、作文、書法、演戲、唱歌、經商……聰明才智，樣樣不如；說到財富，更

無論矣！但有一樣，我注意小節，以鍛鍊精明；不計較小節，以養氣量。前者他與我一樣，後者他卻差我太多，所以我有『心結』，多能自解，他有『心結』，自解

無方。所以他空有一切美好的生活條件，而永遠不快樂……。」又說：令先尊「善而不能行，惡惡而不能去。」也是有錢卻不快樂的大原因。

「大帥」生前，許希哲常向他多方闡述，旁徵博引，「寶刀不用，廢鐵不如」的涵義，惜「大帥」竟輕而藐之。

幾年前有一個評介大陸美麗河川的益智節目：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；人人皆知是光頭凌峰所主持，其順暢有如行雲流水，且他妙舌生花，使萬千的景象溢增無限的風光。至支持大陸的「希望工程」，捐建許多小學，早已譽滿兩岸，則不在話下。但卻很少人知道早在五十年代，凌峰尚在微時，最初考進了台北「漢宮餐廳」，為駐唱小歌手，月薪只數百元，卻要分擔

幼小弟妹的生活教育費，和償還不輕的債務……雖入不敷出，但以歌唱為業，乃是自己所喜、所愛、所選、所要、所夢想；故苦撐求進……安知未幾竟為了替一個同事打抱不平，與人打架，而被辭退。之後雖轉進「今日歌廳」、「第一酒店」；皆因好打抱不平，而惹事生非，被迫得走投

赤子真情啟發凌峰

無路，幸遇小五哥慧眼惜才，適時伸出援手，幫他解決現實上許多問題，並極力勉勵他要求他日成功，認真讀書，努力自修求進；是不二法門；在社會上立足，無論做那一行，都須要有充分的知識、學問做基礎。後來許希哲又通過人事關係，使凌峰受聘到高雄「藍寶石」大歌廳駐唱。復為了幫他造勢，登台首日，許希哲還邀請了電視界、藝文界的一些好友，一行數十人，浩浩蕩蕩的南下捧場。

凌峰在「藍寶石」駐唱，一個檔期三個月，期滿加薪續聘，證明了凌峰的實力。就在這時，高雄另一家新開的夜總會，要挖角，欲聘凌峰去當節目部經理，凌峰興高采烈，迫不及待地告訴「小五哥」。

（「小五哥」是圈內友好對「許君」的暱稱，因許君在他的結誼兄弟中排行第五故。）卻不料碰上了釘子，小五哥認為他有唱歌的潛力，又有主持人的口才，向此方面發展，前途未可限量；至於當職業經理人，則在在涉及處事能力，依凌峰的率直性格，近乎急躁而魯莽；在台北時，三個職位均因與人吵架而丟失。乃嚴肅地告以經理的職位，並不適合他的才能與個性；最好死了心，想都別想。而最最難得的是，

因好打抱不平，而惹事生非，被迫得走投

無路，幸遇小五哥慧眼惜才，適時伸出援手，幫他解決現實上許多問題，並極力勉勵他要求他日成功，認真讀書，努力自修求進；是不二法門；在社會上立足，無論做那一行，都須要有充分的知識、學問做基礎。後來許希哲又通過人事關係，使凌峰受聘到高雄「藍寶石」大歌廳駐唱。復為了幫他造勢，登台首日，許希哲還邀請了電視界、藝文界的一些好友，一行數十人，浩浩蕩蕩的南下捧場。

凌峰在「藍寶石」駐唱，一個檔期三個月，期滿加薪續聘，證明了凌峰的實力。就在這時，高雄另一家新開的夜總會，要挖角，欲聘凌峰去當節目部經理，凌峰興高采烈，迫不及待地告訴「小五哥」。

（「小五哥」是圈內友好對「許君」的暱稱，因許君在他的結誼兄弟中排行第五故。）卻不料碰上了釘子，小五哥認為他有唱歌的潛力，又有主持人的口才，向此方面發展，前途未可限量；至於當職業經理人，則在在涉及處事能力，依凌峰的率直性格，近乎急躁而魯莽；在台北時，三個職位均因與人吵架而丟失。乃嚴肅地告以經理的職位，並不適合他的才能與個性；最好死了心，想都別想。而最最難得的是，

凌峰能夠從善如流，聽了小五哥的分析，誠懇地二話不說，斷然婉辭了經理新職；留下了凌峰爾後在演藝圈大紅大紫的伏筆。

在國內唯一得過二次「中山文藝」大獎的科幻小說創作名家黃海，剛出道時，年未滿二十，家境坎坷，亟須援手。許希哲在他所編的三個雜誌上採用他的習作，培養他的創作信心，更薦舉他任「僑聯出版社」編輯一十六年，（許君是總編輯。）使其生活安定……黃海多次撰文自述，

都說許希哲是他的恩人。文藝界尚有多人，因幸運地遇上了這位許「伯樂」而獲照拂、激勵、關懷……終使千里馬得以揚明於世。許君絕少提起這類舊事，但受惠的人，卻常提及；難怪像凌峰在接受電視節目「真情指數」專訪時，以及他的「愛人」賀順順寫的「台灣媳婦大陸妹」書中，都提到他們最敬愛的「小五哥」其人其事；當此世風日下，許希哲的作為，堪稱今之「古人」而無愧。

把握商機膽識一流

說起許希哲的寫作生涯，應從菲律賓賓開始，一九五四年，出版「駝峰集」，越

年出版「心旅集」，時年一十八；而二書在菲華僑界年輕一輩的作家中，允稱第一。來台定居後，一九六〇年在台北出版「了了集」，一九六三年受立法委員吳竹銘之聘，主編當時純文藝月刊「作品」，同時主編當時暢銷月刊「野風」，而暢銷書「春泥」長篇小說也在同時問世。兩年內印行七版，三十年後，「台揚出版社」，認為佳作難得，乃與許希哲重訂合約，改版重新印行，多年來已被列為常銷書，文壇側目。

許希哲來台之初，才名遠播，結識了當時叱咤文壇的精英魏希文（「民間智識」主編）、穆中南（「文壇社」社長）、鍾雷（本名翟君石，「中影」董事，「中央月刊」主編，國父紀念館藝文處處長，「逸仙圖書館」館長；也是全能作家）、王藍（名著「藍與黑」的作者，也是著名的水墨畫家）四位文壇巨子，因意氣相投而義結金蘭，許希哲年紀最輕，排行第五，以後人稱「小五哥」而不名。

當年調查局處長劇作家吳若（吳慕風）的「天長地久」多幕舞台劇，在台北公演，他們五兄弟中的三哥、四哥、五弟，均粉墨登場。其推廣文藝之熱誠，激勵人

心。而一出爐就得了當屆的「金鐘獎」，更是一鳴驚人。三哥鍾雷曾口占律詩一首誌其盛；詩曰：「漫誇地久與天長，劇苑新編第一章。白雪陽春添盛事，明星文士共擅場；風流蘇子尤生色，瀟灑藍公正當行。自嘆空餘粉墨債，才情不及許五郎。」詩中寓意，小五哥最傑出。

一九六四年出版「卻心集」，同年被選為「中國文藝協會」理事。

一九六五年開始常為「台視」編劇，在「溫暖人間」節目中播出。（許君有一「電視劇集」二冊及「獨幕劇集」一冊；尚有多幕舞台劇如「醍醐灌頂」、「翡翠鐲」，均曾為各大專院校採用公演不下數十次，並收在「中華戲劇叢書」內。）同年，長篇小說「明月溝渠」在台灣「公論報」連載並出版，次年開始主編「劇與藝」，並出版「因因集」。

一九六七年，大導演彭行才改編許希哲的暢銷小說「春泥」為多幕舞台劇，並假「國立藝術館」公演，參演藝人有李虹、馬之秦、沈雪珍、焦姣、陶述、尹傳興、王孫、趙群等。陣容了得，均為一時無二之選。

一九六九年，出版「嚮往」、「空空

「集」、「處方」，三巨獻，同年舞台多幕劇「醜聞灌頂」出版，立法委員兼「話劇欣賞會」主任李曼瑰教授為其作「序」，並大力推介給各大專院校「話劇社」，因劇情新鮮有趣，都紛紛採用。

一九七六年「喋喋集」出版，承蒙許希哲不棄，由我為此書寫「序」。越年多幕舞台劇，「翡翠鐲」、「獨幕劇選集」、「電視劇選集」紛紛出爐，各界爭相選用，活躍非常，同行側目。而許希哲常自謙：「質不如人，以量取勝耳！」而其大名，早不脛而走。

一九七八年，許希哲創立「照明出版社」，獨資出版「飛碟與科幻雜誌」週刊及科幻叢書，並推廣之。

一九七九年出版「相愛容易相處難」及「各出奇招」，深受青年朋友青睞，為當時暢銷讀物。

一九八三年出版「忙裡偷閒話武俠」，其中多篇專論「大俠」金庸的大著，被收錄在「金學研究集」第一、二、五輯（「遠流」出版）。同年又出版「衣帶漸寬終不悔」。

一九八六年出版「情關之內多繽紛」

一九八九年出版「輸贏別論且自強」，同年又推出「荔鏡緣新傳」。

一九九二年出版「無明集」。

一九九三年與「台揚出版社」簽約，用一支彩筆，橫掃文字戰場，一口氣推出「親情般若」、「塵情般若」、「愛情般若」、「愛情法乳」、「風塵女郎之酷」

、「一樣米養百樣人」，還有早年寫的「春泥」，重新增刪後再版。如此多產，而許希哲只是業餘，只是愛好，既非本行，也非職業，而能持續半世紀筆耕不懈不怠、不輟；就算是以量取勝，也勝得很艱難。

商場連串大裁勸斗

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，許希哲在政府鼓勵之下，在台灣省羅東鎮三星鄉，開闢了一片農場，因應市場需要，養的是肉牛，一切遵照專家指示，急速發展，炒熱了半邊天；眼看投資將要開始回收，政府卻來了個政策大轉彎——開放國外牛隻、牛肉進口。影響所及，原本國內一頭三百公斤的肉牛，可賣六、七萬元，竟跌到一半以下——牧場生意功敗垂成，與經營本身無關，全是拜政府政策突變之所賜。

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一年，許希哲在台北內湖區的木材加工廠，廠地多近一公頃，先是內湖路開闢圓環，繼而拓寬路面，最後全部被徵收做職業學校用地，使原來年營業額上億元的生意也因而歇業。

一九八三年與旅菲殷商好友姚明照合作，在菲律賓創建最先進的貨櫃箱工廠，採用德國進口的全自動機器……開幕之日，總統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蒞臨剪綵。全菲各大報均上頭版新聞；眼看鴻圖大展可期；不料是年八月，菲國反對黨領袖阿奎諾，於返國下機時，在機梯上遭暗殺……接著引起政局動盪，民眾上街遊行示威，月有數起，隔日無隔週，少者數萬人，多者數十萬乃至上百萬。工人罷工、商人罷市、學生罷課，全國進入近於無政府狀態，超過半年之久，許希哲的貨櫃箱工廠終被迫停工，可惜這樣好的黃金事業，竟因受大環境影響，而慘遭敗北，寔非戰之罪……至今菲律賓已換了四任總統；但政局依舊不穩，外資依舊卻步，作為國家領導人，豈可不慎乎。

一九九三年與姚君再次合作，在菲律賓進口紅酒，批發兼零售……姚明照早年即喜愛紅酒，因嗜好而成專家，經營起來

，可以說事半功倍，得心應手，頗有斬獲。數年之後已略具規模。不料一九九七年，亞洲金融風暴，菲幣貶值，從一美元兌二十六、七元菲幣，貶至四十二、三元，貶值超過百分之五十。可以說在經商途上

，又遇重大打擊；數年辛苦，盡為匯率所吞噬。之後，二〇〇〇年，又有菲國罷免總統實為政變藉口，迫使該任總統淪為階下囚。政局再度動盪，菲幣再從一比四十二、三貶至一比五十三、四元，現在是五十五、六元……由此觀照，紅塵萬丈，人生複雜，世事無常，任何一行業，要有所成就，條件太多——天時、地利、人和而外，還有無窮盡的變化；多數困難預知，無從抗拒，即要逃避，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。看許君的人生旅途，數十年不如意，尤其商途更是坎坷而多舛！唯許希哲卻作息如故，應接如常、讀書如故、撰文如常。其涵養功夫，不管別人服不服，我自己的確是心悅而誠服。

新孟嘗君江湖再現

一九四六年，許希哲時年十歲，乃母宿患胃疾，常纏綿床第，劇痛可至昏厥，每次發作，均折騰多日。有一個夜半，母

親病況轉劇，又陷昏迷……渠料他小小年紀，竟於月黑風高之夜，赤腳狂奔十餘里，到安海鎮延請名醫鄭時雨連夜出診到家救母。腳底磨得皮破血流，卒使母親轉危為安，鄉里傳為美談。

一九四七年，許希哲隻身跨海依親會父的前一年，他在泉州開元寺附小讀書，無意中識破僧尼姦情，學校當局要他坦言所見，他自忖這座寺廟聲譽卓著，寺規森嚴，素受尊敬，這對僧尼皆為佛門晚輩，血氣方剛，情慾熾熱，其順自然卻違清規的行為，因緣際會，為自己撞破；如坦言所見，後果必然十分嚴重……在寺院和學校要他選擇是坦言所見還是自願退學、兩者擇一。他竟以未足十一歲的童齡，而作了英雄式捨己為人的選擇，毅然接受退學，甘心忍受別人的議論及父母親人的責備，了無悔意，且樂受之。

許希哲一生許多傳奇的故事中這二則較為人知者。前者可以看出他天性至孝，而其後從菲律賓接其父來台治病，住「宏恩醫院」近三年，花費巨資，猶在其次，可貴者侍奉湯藥，未嘗廢離……及其父之喪，從老總統蔣公賜「匾」至各行各業，弔祭者一千餘人，可謂哀榮；見微知著

，從小看大，許希哲中年以後的這些孝行，在幼時即有所徵矣！至於後者，看他年紀雖小，已知輕重，寧願自己委屈受過，而化解在那個保守落伍的社會裡，可能會出人命的事件；由此證諸其後的一生，看他熱衷行俠仗義，施恩不想報的座右銘是：「有能力讓別人佔便宜，總比佔別人的便宜好。」說許希哲的天性近乎「仁」，也不過譽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他和他的好友旅菲華僑大亨蘇子，都是以「影」、「劇」、「文」三棲姿態，廣交朋友，經常在台北市南京東路，「第一大飯店」二樓「喜臨門」夜總會，席開流水，「三界」名流及其他行業之佼佼者，包括少數政府官員，說趨之若鶩，也不過甚其詞；其間最特出者即是「小五哥」。小五哥天性豪邁，個儻不群，聰慧明快，因量大而能包容，因謙遜而不嫉妒，只要小五哥在，其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能帶給人喜悅，說小五哥是大家快樂的泉源，也是實情。

江湖豪氣輸還賭資

在那個小五哥尚在「江湖」的年代，尚有一逸事，知者至今尚津津樂道；那就

中是「喜臨門」大股東金才，在一個歲末春節，於另一股東老闊兼總經理黃梅小娘家裡賭博，玩的是台灣盛行的「牌九」，金老闊做「莊主」，小五哥坐「對門」、「上、下門」而外，「插花」圍賭者十餘人，桌面籌碼，由數千而數萬，不料是夜金老闊推「爛莊」，連輸十四把，桌面上的帳，單輸給小五哥，就超過二百萬。而那時金老闊在「喜臨門」的股資只七十萬，以當時金老闊的財力已是傾家蕩產也不夠。但見金老闊汗珠滴濕桌面，舉手發抖。而其他贏者，均採守勢，以保戰果。只有小五哥在此不尋常意外的場面，卻在省思人生的道理，想原是逢年過節，熟人好友，小賭遣興，輸贏只為怡情，不意賭局變化，難以逆料，主事者（莊主）失去控制，衍成身家性命之籌碼，既非初衷，也不樂見，而金老闊恐也無力一時全部還清，思忖至此，小五哥只將自己本錢留著，而將所贏的二百餘萬悉數一次押注——此時金老闊臉孔鐵青，躊躇猶豫，依慣例他可以認輸結束賭局，那就是說今夜輸定了。如續賭，萬一再輸，則恰似天文數字矣！已遠非金老闊所能負擔，因此久久未敢「開局」。這時小五哥卻委婉暗示地安慰「金

老闊」說：「開局吧！金老闊，萬一我再贏，我還是全部押下，終將輸一把……」小五哥的慫恿，明顯地暗示要把所贏的吐出來。金老闊滿懷感激地會了……終於第十五把賭局，小五哥將當晚所贏的，全部作孤注一擲輸回給金老闊，而留下當時在那個小圈圍內，傳誦數年，不絕於耳的「掌故」。更有離譜者，傳至後來變成做「莊」者是小五哥；小五哥推旺「莊」，連贏數十局，贏垮當晚全數與賭之人，多達千萬元，而小五哥卻故意悉數輸回，要性格，不贏了：孟子曰：「謠言止於智者」，旨哉斯言！

另一件曾轟動海內外的事件，是他與好友姚明照，為母還願，在台北市北投區臥龍山上，建造一座「照明宮」；格局型式，打破傳統，寓通俗於變革之中。配合政府提倡觀光事業，在台開創先例，塑造「牛郎、織女」與「文君當鑪」蠟像館於宮中，並戲撰打油詩於宮牆上：「情人雙雙到廟遊，地久天長暗中求，神前跪下許個願；變心也做好朋友。」；遊客幾全以背誦為樂。復經「聯合報」記者田新彬專題報導，戲稱「照明宮」為「情人廟」。不意海內外各傳播媒體，大炒新聞，一九

七四、七五年，兩年之間，見諸海內外中文、英文報章雜誌，都不下數百次。三家無線電視台，均拍有專訪特輯。那時任何台北縣、市的計程車、出租車，無不熟知「情人廟」坐落所在地，例假日遊客曾有上萬人次者，山路為之嚴重癱瘓，分局常須特派多名員警，維持秩序……說是七〇年代，台北市一大盛事，也無不可。

不忘根本故園情重

許希哲尚有許多生活上的作為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如細心深入想想，就會發現，要學也不容易；比如他，無分秋冬寒暑，長年藍色西裝配淺色襯衫，半世紀未曾有異；他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由，只是為了方便計；因近世的服裝，尚流行、趕時髦，一年數變，甚至日新月異。自己的衣服，款式色澤一樣，免為搭配選擇所苦。

又如：他一部國產車，可用二十年而不汰換，親友看不慣，或好奇、或好意，有所詢問；他總是誠懇淡然地說：「交通工具，能用就好。」

他住的地方，四十年間，喬遷四次，其中有透天樓房、有平房，面積小者四、五十坪，大者一百餘坪，一家只三口，空

間可謂不小。但無論住哪裡，屋內所有的空間，都設計成書櫥書架；歷年藏書，積至上萬冊。及至晚年，始悟自己狂妄無知、不自量力，積半甲子所購藏之書，已絕非自己餘生所能研讀，且一旦大去，反為妻孥之累！有此省悟之後，乃開始忍痛割愛，陸續處理藏書，分送海內外數圖書館；把已絕版的「古今圖書集成」精裝百巨冊（一九六〇年代初，此部書在台北再版，一部售價四萬元新台幣，那時這數目，在市郊可買一幢平屋），贈與美國「德州大學圖書館」；另大陸河南省「開封大學圖書館」、「上海市圖書館」、「福建省晉江市圖書館」，各贈書數千數百冊不等，又在其家鄉「桂林學校」捐書成立圖書館，「井林村老人協會」亦捐書成立「閱覽室」；並誠撰一十六字，懸於：「閱覽室」壁上，以為互相勉勵，書曰：「經常閱卷，自可獲益；不斷求知，用以興革。」他家鄉退休教師許金洞，精於詩詞，曾填詞一闕，以誌其事，調寄「釵頭鳳」。

詞曰：「伴卅秋、書為友，似獲珍寶不釋手。為鄉梓，副心肉，珍貴古籍，鴻雁頻托。闕！闕！既興學，幫殘缺，千金散盡心愉悅。天涯客、鄉情切，福澤故梓

，銘感腑內，謝！謝！謝！」

與小五哥熟識之人，都知他睡眠極少，除了病倒臥床，數十年來，平均每日只睡四、五小時，甚至更常只有三、四小時。他說睡眠是一種習慣，可以養成。說大部分的人，疲倦只是心理的，不是生理上真正的疲倦。這很容易自我驗證；同一個人，做同樣刺激興奮的事，可以徹夜不眠，日以繼夜，尚無倦意。而沒有興趣、索然寡味之事，則非常快、在短短的時間內，就懶懶欲睡，似體力盡失……他續說：少睡是最具體、最實際的長壽法，每天少睡兩小時，等於多活、等於長壽兩小時，累積數十年，就等於多活好幾年。因為人活著、醒著，才能意識世界的一切存在。如睡著，則全無意識、全不知道、因為大睡如小死；所以少睡等於多活，多活就是長壽。如有人要與他辯，他不辯。他說這是他的認知，他的學問、他的文化，得失自己負責；故半世紀優而為之，他常為此自斟、自酌、自開懷。

有一年，小五哥誕辰，眾友好歡聚；大詩人丁穎（載臣）從大陸山東經商返台，匆匆趕來參加，並戲撰一上聯，徵求下聯。其聯曰：「有寶玉情，有孟嘗義，平

生贏得幾許紅粉知己；」我亦即席戲續下聯：「寓司馬才，寓曹植智，一世寫出多少華國文章。」而易學大師「畫餅樓主」陳永崢教授則莊重地續下聯曰：「具般若眼，具平常心，半紀釀成多少灌頂醍醐」。這時小五哥帶幾分酒意，他原是性情中人，一時抑制不了胸中澎湃的感慨，脫口而出自續下聯曰：「無如來眼，無彌勒肚，半世輸去無數酒肉朋友。」本文就以小五哥此自續下聯為結筆，不亦當哉！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，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寫明收件人姓名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。